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女界鬼域記

第七回 爭選舉通稟閣督撫 演體操誤會一二三

卻說雪雁看看神州報的各省新聞，一段一段，都是初選啊、複選啊，片片選舉談，十分好笑。寧屬張智周、蘇屬俞友明新議員的價值可憐，還值得一錢麼？便長歎道：「鸚妹子，你試瞧瞧新議員的變相呢！」紅鸚道：「在那裡咧？」說著，注視報紙，也忍不住的笑道：「哼哼哼，本來咨議局乃龜子地棍的巢穴呀。」雪雁道：「咳，如此議員，怎及得我輩正大光明的女學生，去充充數呢。」紅鸚道：「這本是一大疑案，為什麼男界有選權，咱們女界就沒了啊？」雪雁道：「我也不懂，看來咱們不幸作女，是應該吃虧些的。」話聲未了，那魚雁、鶯蝶也尋到閱報所來，沉魚遠遠地笑呼雪雁道：「雁妹子，我們吃哪個的虧啊？」雪雁道：「吃皇帝老子的虧，你有法子可代我出出氣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再休亂道。」紅鸚道：「魚姊兒，你猜猜這吃虧兩字，從何發生呢？」沉魚道：「猜不出，猜不出。」紅鸚道：「從這勞什子上發生的。」說著，便指點報章，把選舉的醜態和選權的缺點一一講給沉魚聽，沉魚作色道：「其實不公平呢，我方才聽徐先生說，咱們江蘇的咨議，腐敗的無上上了，南俞北張(南指蘇北指寧，就大江南北而言，俞張即俞友明、張智周是從前八股時代，德清俞曲園、暨南皮張相國，才名冠世，時人亦以南俞北張稱之)，是盡人皆知的，實則隸隸子孫，刑餘罪犯，細核新議員名冊，不啻居有半數，倒勿如湘省初選舉，竟直截痛快的舉幾個妓女白相白相好得多咧。」紅鸚跳起來道：「嘎，難道倚門賣笑兒倒有被選舉權麼？」沉魚道：「自然有了被選舉權，方好去選他呢。」紅鸚道：「咳，慚愧慚愧，咱們枉為學生，比了妓女還望塵勿及咧。」沉魚道：「妓女的有選舉權，在憲政館王大臣，也煞有深意的。」紅鸚道：「哪樣的深意？」沉魚道：「目今楚館秦樓中大概都輸納妓娼，擔任國稅的義務。官府們用了他們的錢，也要尋個機會，報酬報酬他，趁了這咨議的混水裡，就和他們做個權利交換，給那多少錢樹子，一個五項外特別資格，這也是以德報德，倚賴著孔方兄的法力呢。」紅鸚道：「嘎，原來是個捐班官兒，咱們女學生，蟲子也丟落半個，怪不道選舉無份咧。」沉魚道：「可用拼命股分，捐個公民職銜來榮耀榮耀罷。」紅鸚道：「何消捐得，咱們只結了團體一層層的要求上去，也不怕他們不允的。」沉魚道：「怎麼一層層的要求啊？」紅鸚道：「開始要求，從蘇州撫台入手，一揀江督啊、學部啊、憲政館啊、資政院啊、軍機處啊、攝政王啊，如實在要求不到，抵莊走帝友毛哥兒的門路，和四歲的小皇帝商量，再不至有甚阻力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大妙大妙。」

雪雁也順口道：「妙是妙的，但覺小題大做，何不先請咨議籌辦處的示啊。」沉魚道：「小小籌辦處，請示他做甚呢？鸚妹子電稟撫台的稿兒，叨光你當個苦差咧。」紅鸚點頭道：「遵姊姊囑咐。」

說著緊緊的跑往自習室，坐定下來，便在身旁摸出鉛筆小洋簿起好了稿，又琢磨數次，方用中國羊毛筆，膝錄清楚，匆匆促促的手持電稿，且讀且走，自鳴得意，一腳尖回至閱報所，雪雁道：「喔唷唷，好迅捷，等我來拜讀拜讀看。」沉魚道：「雁妹不用嚕嘛，只將粗大意講與我聽，就是了。」雪雁道：「算數。」便把電稿中幾句緊要關子，口講指畫，述了一番，沉魚大贊道：「出色當行，人情入理，必能動陳老伯平的聽咧。」

妹子們啊，事宜速不宜遲，哪個往電報總局去走一走呢？」雪雁道：「一客勿煩兩主，索性紅鸚妹去發達了罷。」紅鸚道：

「也使得的。」沉魚道：「鸚妹子，好在風潮一起，假也不須請得咧。」那旁邊於鶯娘道：「鸚妹子，我伴你去可好？」紅鸚連聲稱善道：「好好。」沉魚喜道：「哈哈，越發得計了，你們鸚和鶯本來同調可賈的，拼合上來，便成個諧聲的雙交，論理也該格外親熱呢。」紅鸚笑而不語，鶯娘徑舉纖手，與紅鸚相互攙攜，離子閱報所，出昌中的外欄柵門，四觀左右前後，絕少馬車，只零零落落有幾部殘破的人力車，沒奈何就叫一部坐了。車夫顛起腳，忘命而奔。無多片刻，已達電報總局門口，紅鸚性本慷慨，又可憐那拖東洋車的熱汗淋漓，滿頭滿面，苦性命幾拖去了半條，因此更動了一點不忍心腸，便加倍的厚給車值，車夫歡謝而去。鸚鶯兩人開發了車夫，即移動那黑沉沉的小皮鞋，欣然走進電局，紅鸚就挖出電稿，給局中人一瞧，按照字數，算訖電費，在局譯電生取了去譯成電碼，瞬息間已打至蘇州。鶯娘紅鸚自回昌中不提。

可巧這時蘇撫程白帥恰值政躬不豫，病臥在牀，奉恩旨賞他一月的病假，一切例行的尋常公事，概置不理，惟有關於憲政的咨議選舉，曾接軍機處面奉諭，飭令轉告各督撫，應視為異常要政，不論或准或駁，均限三日批覆，倘敢玩延，即以違旨論，所以遇咨議範圍內，各項稟件，白帥尚力疾從公，勉圖報稱。那日撫轅的管電委員接了昌中女學的電報，慌忙謹謹小心，親自齊至簽押房，諄囑走上房的二太爺，快快送呈大人鈞核，二太爺應聲道是，便捧電文直趨程撫台的臥榻旁，撫台大人剛剛吃過藥，倚枕閉目，靜養了一會子，忽聞上海女學堂裡有密要電稟到來，程撫台就命其第二公子，徑在煙榻左側，似宣讀上諭的樣兒，讀給他聽道：

蘇州撫憲鈞鑒：謹稟者，竊查憲政編查館，咨議選舉章程，我輩女界，漏不提及，實深駭愧。方今女權發達，女學有駸駸日上之勢，公民特權，安見為鬚眉丈夫之專有物，夫歐西有女 皇傳襲之風，我華有女後臨朝之制，維提彌Utinm統一荷屬，當世英雄(荷蘭現時女主名維提彌)。孝欽後翌贊中興，垂簾聽政，猶是一女子，而稱朕稱孤，威行域內，任爾鐵錚錚男子漢悉戰戰聽命，膜拜於石榴裙下。女子之高貴，有時且陵駕男兒，此亦現世界潮流所趨，迥非古時代四德三從諸腐說，所能強制女權於萬一，偌大選舉，何獨吝其權而不我予乎？乃憲政館諸老，仍墨守抑女揚男之故智，對於男則不惜廣其範圍，寬以五格，幾欲令二萬萬齷齪男盡入議政之廳，遂至劣襟蠢董，得假公益以驕人，隸卒娼優，群挾多財以欺世，其他皮毛學子，頑固官僚，莫不運動乘時，大快其政界飛騰之願，張俞諸宵小，特其尤著者耳，以彼例我生等何不幸而作女耶！揣憲政館之用意，無非因女界多材，心懷嫉忌，恐守雌伏者一旦雄飛於政治界佔有勢力，彼等鬚髮皆花之垂死老兒，將漸歸諸天演淘汰之數，甚或傾瀾覆幕，辣手狠心，後生可畏，如猛虎出而制政府諸公之死命，此其所以膽念前途，寧犯摧抑女界之不韙歟。殊不知公理所存斷難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，嘗聞之，法儒孟的斯鳩之言曰：Matisjong公民選舉，為天賦人權，具完全人格者，即享有此權(語見孟氏所著法意一書)。誠如斯言，使我女界而終抱向隅，則政府直以非人類視女界，其厭辱女界甚矣。預備立憲時代，當不出此，若謂女界資格，不如男界，則又未可以一概百，即如生等雖未畢業，中學而程度實不弱中高等，縱非盡屬富豪，而家產復何止巨萬。至學識上名位上之資格，誠為生等所無。然生等之父兄夫婿，非武職雲騎尉，即文職同知銜，若酸氣滿腔之醋秀才、銅星入命之怪董事，且不願舉以自炫，援官場奏請移獎之例，似不妨以妻女姊妹一襲乃父乃夫乃兄乃弟之榮蔭，其有此五項兼備之積極，即俯賜保薦，擢為資政院女議員，以充隆裕太后顧問之選，亦不為過。矧區區選權，而尚不可得乎？曩者英國婦女，要求選舉，波沸雲湧，全國震動。

東西諸日報咸布為美談，傳為盛事，謂富有平等理想者，固當爾爾。生等譯誦報章，莫名欽羨，東施效顰之謂，亦甘心任受而弗辭。夙仰大帥政見秉公，男女一視，幸托軒濛之下，敢為特別之求，伏乞轉咨憲政館，准予不分男女，同作選民，俟男界複選辦竣後，即從事調查，畫個依樣葫蘆，生等鵠候命下，自當籌集巨款，於蘇垣適中地方，相擇基址，建築一女咨議局，俾雙峰封時，一女一男，並可為寧蘇分合問題，作一調人，諒大帥亦深以為然。肅此電陳，只請助安。

上海昌中女學校全體學生叩養

讀完了，撫台大人，大笑特笑道：「呵呵呵，好奇極，好怪極。兒啊，竟有這等事麼？取我茶晶的老眼鏡來，為我帶上了。」公子唯唯稱是，說著就悅色柔聲，和他老子帶好眼鏡，隨手把電文呈上候他躬親閱看。程撫台便側靠炕上作個半坐半眠的狀勢，拿著電文，細瞧一番，又笑語其公子道：「哈哈，雖然強辭奪理，倒也灑灑洋洋，好個女新學家，有只般的非非想呢。」說著，又呵呵哈哈笑了幾笑。公子曲意承順，也和他老子的調笑，聲響處竟與開毛竹無異。頓時撫台大人肚子裡覺大大的鬆動咧，滿身的毛病，恍惚已笑去一半。

看官們，你道程撫台的病，怎麼一笑就鬆啊？只為他的病不是風寒，又非暑淫，卻從鬱悶上起的，他做了封疆大吏，常言道：

是出京小天子，應該惟所欲為，還有什麼可鬱可悶的事呢？別是做那北洋大臣楊老五家有河東獅，潑翻醋罐頭，故此胸臆間橫梗著路斷藍橋的鬱悶麼？這卻並非，原來他心上的鬱氣悶塊，更加說勿出，一來為揭參香海道，請旨嚴懲，到了今朝香海道原做他香海道，江督查辦也未見有處分革職的明文，以赫赫大中丞參不了個麾下屬員，如何不氣；二來為煙禁方嚴，自己卻喜歡吸兩管福壽膏的，京內的要錢御史都恐嚇他要具摺奏參。香海各報又冷嘲熱罵，譏刺他和已死煙鬼朱瞎子，煙煙相護，要想爭口極氣，把鴉片戒落他，怎奈老槍熱門，與有三世宿緣，這命根子的頭畔孤燈，千萬也撇他不下，然而煙興越濃，人家的嘲罵他也越利害，聽聽一輩子的請議，鬱結得鏤心刻骨，有火沒發洩處。自宣統紀元以來，可憐他面容上沒見過一些笑臉，緣此鬱火煎心，釀成大病。曾經請過曹智涵、貝賦琴及東西諸名醫診治，都未見效，虧著有這昌中女校的電報，青天霹靂，突如其來，程撫台翻覆瞧瞧，滿紙兒都似狂如醉的孩子癡談，引得他笑個不已。那填塞胸中的鬱火，早有十之四五從肺管裡笑出，他的病就漸漸的輕減了。看官們啊，這也是程撫台不幸中之幸呢，倘然沒有女學生電爭選權，恐怕他病人膏肓，還活不到四月十三日咧。然而他病雖稍愈，那不藥而醫有功於他的電文，卻只置之不睬，既不准，也不駁，那上海昌中女校裡一班熱心選舉的學生，個個是伸長頭頸望蘇撫台的回電，不料望了一禮拜，依然聲音全無，免不得把一層層要求的說數，照議實行。打電報的費用，合計倒化去百來塊洋錢，幸而他們南黨生分，作二十四份，湊合股子，寬儲電費，尚還眾擎易舉呢。那曉得白丟了錢，竟沒一絲絲效果可見。江督制台、學部尚書、憲政館、資政院各王大臣，都效學程撫台，用陰乾大吉的對付法，得電後一概束之高閣，不論不議。單有軍機處諸閣老，接著他們爭選權公電，便勃然大怒，以為女學生習氣囂張，萬難姑恕，立由京局電知香海道，飭令傳諭昌中校長，查禁妄電，嚴申訓戒。那道台奉命惟謹，也就轉行遵照，加札飭知。

這天正是三月二十五日，校長金燕姊適緣事故一清早便到昌中，剛剛比他差遲一腳，遞到了外面門房間裡，門房何等老口，知道總是有關係的函件，徑即送與金夫人，燕姊手受折閱，不由的不駭怒交並，便縐眉道：「混賬混賬，無知女孩兒，卻膽大如天麼，京裡頭的電報怎好亂打，有此兒戲手段呢。」況咨議選舉，本非女界所應有的，如此舉動躁妄，煞是可驚可愕，把他們來訓戒訓戒，也理所當然咧。」此時燕姊雖這般說。心下卻尚有些兒疑怯，暗想若板足臉兒去訓戒他們別再惹出風潮，豈不又是一場笑話，若裝作假糊塗，不動不變，又恐無以對軍機處，無以對香海道，且做校長而不成為校長，更無以對自己。

一再尋思，惟有委委婉婉的勸諭他們，這才不亢不卑，兩面有交代了。想定主見，就慌也似的到禮堂上來，命司鈴人將亂鈴搖動，號召合校生徒，開談話會。霎時南北黨齊集，大家不知所以，詫問何事。燕姊徑把香海道印諭和軍機處電飭一起置放圓台上，叫大眾看看，並且善為說法，勸諭他們語語都帶笑出之，彷彿綿花中引線，似軟實凶的。這時候沉魚、紅鸚頓然臉漲通紅，一大團心火肝火不禁直冒的冒起來，就鴛雁、鸞蝶也暗罵軍機處靠官托勢，欺壓咱們，日後咱們女學生如有權力，定要把他們從重參處，去央求三霖公司(趙炳麟、趙啟霖、江春霖直聲震天下，京都稱之曰三霖公司)幫幫咱們的忙咧。那一邊北黨生中的王一鵬啊、沈三風啊向不與南黨通氣的，一切求選權打電報的勾當，他們前世裡也夢想不到的，驀見了軍機處的嚴電，才知昌中全體玉石俱碎，概逃不了慶張世鹿(四大臣皆軍機領袖)的責備，思量這番委屈，真所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子，想要當著校長的面，表明不與聞的實情，怕被南黨埋怨，傷了同學的和氣，況且木已成舟，便表明已無益於事呢。不一回兒，談話散會了，燕姊逕歸惠福裡，丟過慢提。

且說沉魚姑娘和那鴛娘、紅鸞一輩子都性質驕傲，扯慣順風篷的，再加著前番告白風潮，大獲全勝，從此更輕視天下事，只要團體結成，似可無求不得，誰知碰了軍機大臣的釘子，卻莽莽撞撞撞得一鼻頭的灰呢。所以三月念五後，沉魚常悶悶不樂，足有半個禮拜，未出校門一步，鸞、雪雁雖略較通達些，然求榮反辱，意懶心灰，也難免有一百個不自在。停了兩天，學堂中舉行小考了，體操場上師生環集，教操的孔子鯨扮做軍人裝飾，手捏棍棒似的小竹竿，將近要點名開操咧。瞧瞧名簿內謝沉魚、趙紅鸞、於鴛娘人也沒有到，假也沒有請，別是他們聽我記過麼。遂命雪雁去喚他們來，雪雁滿口答應，便溜到紅鸞臥房裡一看只見沉魚、鴛娘呆呆對坐，紅鸞橫躺牀上，好似並不知有小考的正務。雪雁道：「姊妹們，考體操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噯，雁妹妹，咱們有甚心情去操呢？」雪雁道：「哼，魚姊兒，別固執了，有所說的，事到難圖意轉平，你何苦為了選舉權悶到這地步呢？況且即使求得，也不能夠個人獨享的，快往操場去，跳跳架，蕩蕩鞦韆罷。」沉魚是個絕頂慧人兒，聽了此言，早就點醒了，便笑答道：「得聞高論，使我豁然夢醒，鸞兩妹啊，同換了操帽操衣赴後園花牆外，試驗試驗操法呢。」鴛娘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」沉魚道：「你膽怯麼？這體操的考試，最容易的，頭也動動，腳也動動，逢到報數個辰光，嘴也動動，事就了咧。」鴛娘道：「若然操出話把戲來，我惟姊姊是問呢。」說著，便各回各房，著了緊俏的竹布操衣，戴了長形的素色操帽，三個人一樣打扮，跟了雪雁，直至操場。